

晋西北黄河岸边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¹⁾

文 本 亨 卫 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陈 哲 英 李 有 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忻县地区文化局)

关键词 旧石器；中更新世；河曲县

内 容 提 要

在山西省河曲县河会村附近发现一个旧石器地点，从中发现石制品十多件，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1979年9月，我们在山西西北部的黄河岸边发现一个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它位于河曲县巡镇公社河会村北面的寨梁山上，地理坐标是北纬 $39^{\circ}18'36''$ ，东经 $111^{\circ}14'20''$ ，处在拔河高80米左右(海拔高程约920米)的黄河阶地上。

山西西北部西以蜿蜒多曲的黄河与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界，它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这里黄土地貌发育，沟壑纵横，地形支离破碎，交通不甚便利。

晋西北不仅广泛分布着黄土、红色土，而且几乎到处都有富含脊椎动物化石的保德红土，在沟谷里还通常出露奥陶系灰岩、石炭系和二迭系的含煤砂页岩、三迭系砂岩等。

在晋西北的黄河沿岸，一般认为发育四级基座阶地。高阶地形成在保德红土期。而最低的第一级阶地发育在黄土时期，它高出河面约15—20米，广泛分布在黄河沿岸。第二级阶地高出河面约50—80米，这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就在这一级阶地的堆积物里。

石制品出自阶地的砾石层里。这个地点的地层剖面简述如下(从上而下)(图2)：

1. 黄土。1至数米厚，披覆在红色土之上。
2. 红色土。浅红色，含钙质结核，厚约15米。
3. 砾石层。层理不甚发育，砾石分选性差，磨圆度高，成分以石英岩、灰岩和砂岩为主。砾径一般在2—10厘米范围内，最大的可达40厘米。含有马(*Equus sp.*)和哺乳类其他种类的零星破碎的牙齿与肢骨化石，还有大量完整的丽蚌(*Lamprotula*)化石。石制品就是发现在这一层的露头上。厚约5米。

~~~~~ 不整合接触 ~~~~~

4. 二迭纪的砂、页岩层。紫红色的页岩和灰色砂岩相互重迭。出露的垂直高度约58米。

这个地点已发现的石制品共10多件，主要是石核和石片，有简单的加工痕迹的标本只1件，概述如下：

1) 参加这次野外工作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荣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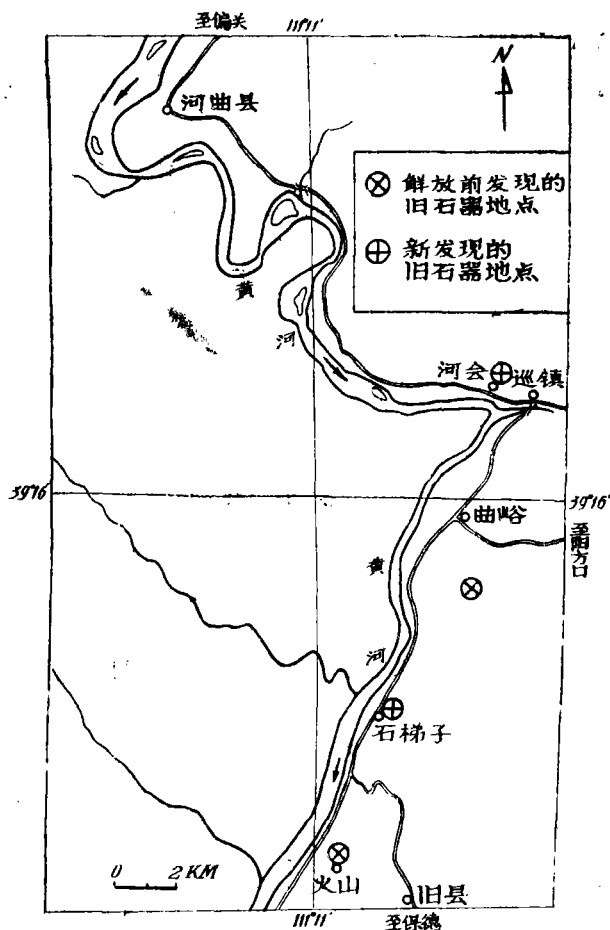


图 1 石器地点位置

The posi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s

**石核** 5件,大小不等,最大的长、宽、厚分别为110、112、90毫米,最小的长、宽、厚分别为35、52、30毫米。虽然数量不多,但单、双、多台面类型的都有。标本P. 5573是石制品中最大的1件,原料为硬度大、韧性强的棕褐色石英岩砾石,由于互为台面向下剥片,形状呈多面体。台面边缘上多有碎屑疤痕,疤痕短宽、浅平,尽管有的呈连续排列,但看起来仍不象是使用的结果,很可能是制作者为了更有效地向下打片而着意修理成的痕迹。石核上的许多小石片疤痕显示出打片时由于角度不妥,或用力不当,或岩石的节理缘故等,石片多为中途折断,这种现象为测量石核台面角造成了困难。石核上长而大的石片疤很多,一般较浅平,有的石片疤尾端相互重迭,有的石片疤的打击点落在打制(片疤)台面的稜脊上。石核外表面尚保存着小块砾石的磨面,故得知它的原材是砾石(图3-1)。标本P. 5574制自黄色扁平石英岩砾石,是1件单台面石核,正面观呈三角形,底边是岩石节理面。沿着相连的两侧边缘由平的一面连续向下打击石片,片疤短宽深凹,形状不规则,打击点清楚,台面角 $65^{\circ}-78^{\circ}$ (图3-2)。P. 5575标本是1件双台面石核,原料是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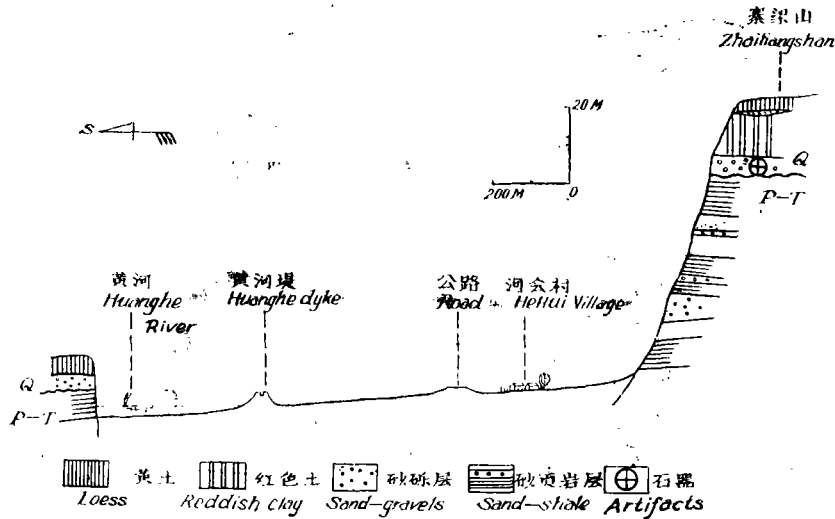


图2 河曲县河会旧石器地点地层剖面

The strati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 at Hehui in Hequ County

而灰蓝色的石英岩砾石，两面平，略呈方形，个体较小。打击石片主要在一个台面的一个边缘上进行，打击点可辨，片疤较小，打击角度也小，在 $60^{\circ}$ — $65^{\circ}$ 之间。边缘稍曲折，但颇锋利，似可作器物的刃口，不过使用痕迹欠清楚(图3-3)。

**石片** 5件，大一小石片长、宽、厚分别为100—64、70—51、30—16毫米，均保留台面(砾石原始面和石片疤台面两者都有)，打击点清晰，打击泡突出者、扁平者皆有，石片角多在 $105^{\circ}$ — $110^{\circ}$ 的范围内，最小者 $95^{\circ}$ ，石片背面完全或大块砾石面的标本有2件。其中有2件是较好的，略作描述，以示代表：

标本 P. 5576 是一件灰白色的石英岩石片，台面较大，但器身较薄，长稍大于宽，背面也是石片疤，较长的直边边缘上，似有单向刮削的使用痕迹(图3-4)。

黄褐色硬质石英岩长石片，编号为 P. 5577，较厚，破裂面较平，背面偏左有一纵贯石片长轴的棱脊，石片的一侧厚于另一侧，它的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石片台面小，打制，一侧为打片时，于岩石节理面崩溃。石片的两侧长边缘都很薄锐，曲折的侧边缘尤其锋利，但是都没有观察到使用的痕迹。石片的远端稍宽而厚，且呈弧形，为原砾石的自然面，说明这件石片是从砾石石核上打制出来的(图3-5)。

此外，还有1件标本，原料是砂质灰岩扁平小砾石，加工痕迹在砾石一角的边缘上，先击去一块稍为犬而平的石片，再在这石片疤边缘作部分细微的修理，疤痕重迭，表明经反复打制，刃缘稍凹，刃角反而变大，即刃口比修理前的石片疤边缘要钝，约为 $70^{\circ}$ 左右。器身表面除加工的部分边缘外都保留砾石的原来磨蚀面，其中有一面胶结着带粗砂的钙质外皮，暗示它来自砾石层的堆积物之中。

如上所述，这个地点的石制品，原料是五台系的硬质石英岩砾石和砂质灰岩砾石，尤以前者为多，而这样的石料在砾石层里都有，形状、个体大小都很相近，说明砾石层在形成过程中为当时人类打制工具提供了原料。从石核、石片的观察，看出加工技术(主要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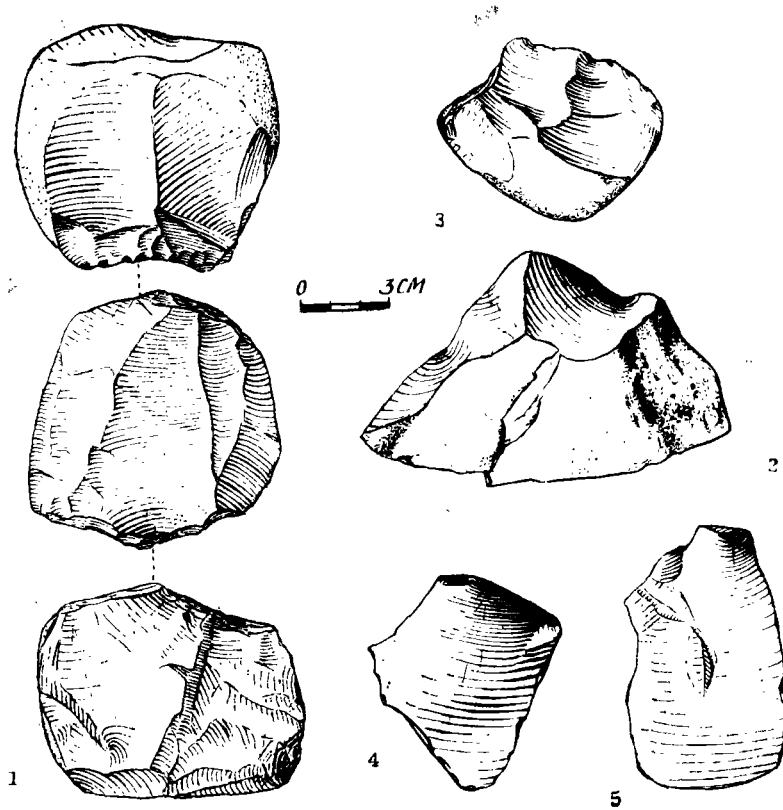


图 3 河曲县河会地点发现的石制品  
Artifacts from Hehui site, Hequ County  
1—3. 石核 Cores; 4,5. 石片 Flakes

石锤直接打击法)原始,特别是对石核的利用率很低,例如石核的体积大,台面多为原砾石磨面或简单的片疤平面。剥离的石片,厚的多,石片背面往往又是砾石的自然面,纵使是长大于宽的石片,同样缺乏稳定的形式,即没有晚期常碰到的真正的长石片。然而相似的性质在陕西的蓝田文化、山西的匭河文化、垣曲及豫西三门峡附近诸地点的同类石制品中也有其例,并且后者均出自红色土堆积物的下部或其下的砂砾层里。

从河会发现的石制品,均来自高出河水平面约 80 米的黄河第二级阶地的红色土底砾层中或坡面上,虽然有确切层位的不多,而大多数是已经脱层的,所得材料尚有不足之处,但是因为这些脱层的石制品都分布在底砾层的坡面上,在底砾层上覆的红色土和黄土里经过认真地搜索,始终未发现任何石制品,所以我们判断它们应该也是底砾层中的产物。在阶地底砾层中还发现马 (*Equus* sp.) 和哺乳类其他种类的化石,可惜因材料破碎而失去了一定的科学意义。同时发现的丽蚌 (*Lamprotula*) 化石大都保存得十分完整,蚌壳多两两咬合在一起。早在二十年代末期,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1930) 和杨钟健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调查时曾注意到黄河这一阶地中的丽蚌,他们把它看作为 *Lamprotula antiqua* Odhner, 把含丽蚌的砾石层视作“红色土最末期之砾层”。由此而论,河会石制品的时代理所当然容许置于中更新世末期,即旧石器时代初期之末。

在河会一带,德日进和杨钟健曾在他们的考察期间也发现过两个旧石器地点,一个在河曲县旧县公社火山村沿黄河岸边的黄土底砾岩层之下部,另一个在巡镇南约5公里的黄土下部。我们这次考察中,在火山村和巡镇之间的石梯子村南侧黄河左岸的黄土底砾层中也同样找到了带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以上几个地点的人工制品均属于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次河会地点的发现,不仅增加了一个新的旧石器地点,而且它的时代又都比上述几个地点的要早些,是中更新世晚期的古文化遗物。这对研究这个地区的古人类物质文化的时、空分布和发展,无疑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1983年1月4日收稿)

### 参 考 文 献

- 汤英俊等, 1982。山西万荣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 1: 156—159。  
 贾兰坡等, 1961。山西旧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甲种专刊第四号, 科学出版社。  
 贾兰坡等, 1962。匭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甲种专刊第五号, 科学出版社。  
 裴文中等, 1958。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甲种专刊第二号, 97—111, 科学出版社。  
 盖培等, 1976。陕西蓝田地区旧石器的若干特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4: 198—203。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Young, C. C., 1930.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 Shansi and N. Shensi. *Geol. Mem., Ser. A, No. 8*, 32—35.

## DISCOVERY OF A NEW PALAEOLITHIC SITE ON THE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IN NORTHWEST SHANXI PROVINCE

Wen Benheng Wei Q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Chen Zheyan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Shanxi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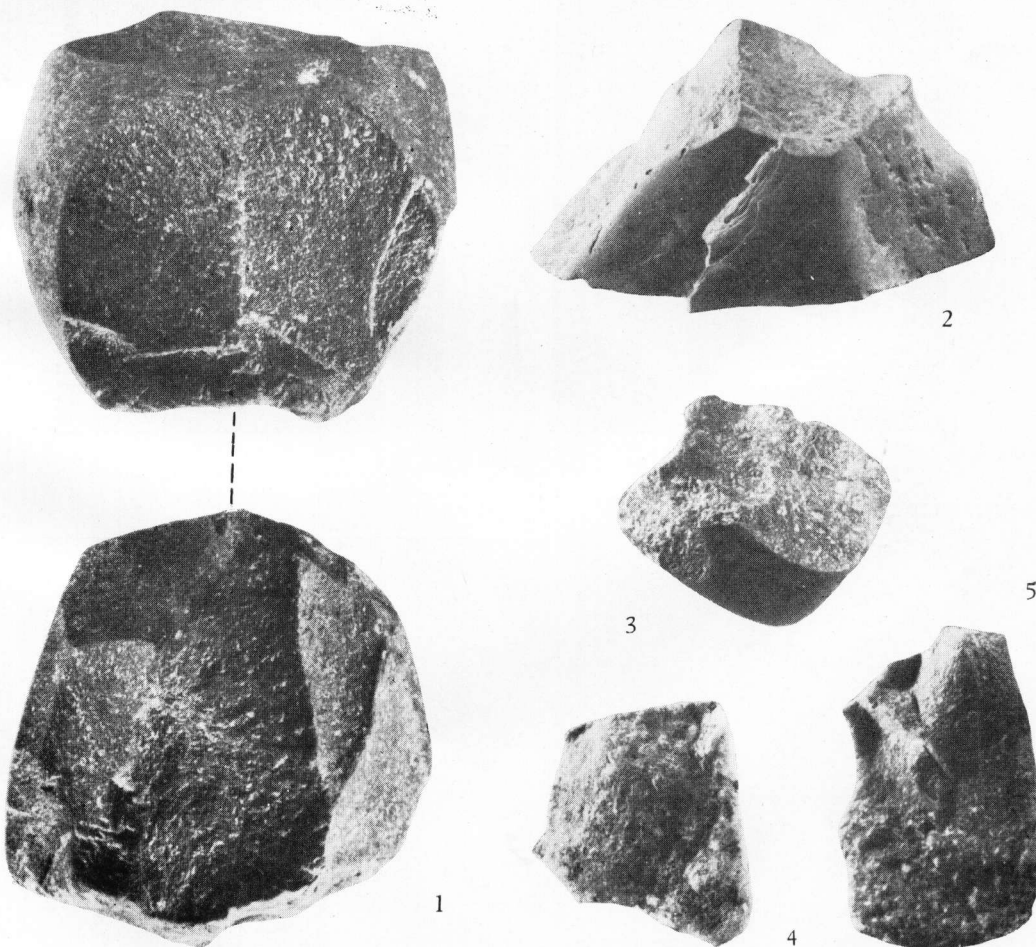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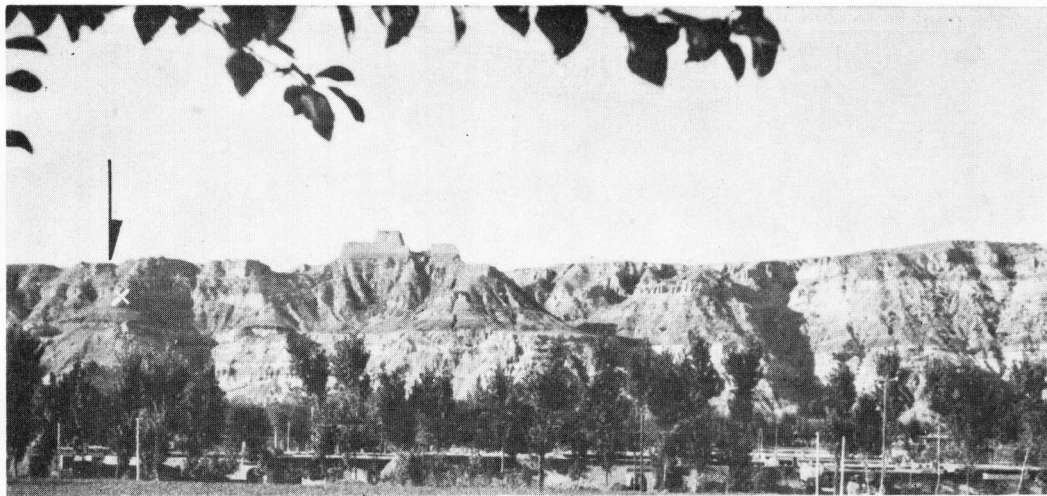
Li Yiucheng

(*Cultural Bureau of Xinxia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Palaeoliths; Middle Pleistocene; Hequ County

### Abstract

Some palaeolithic artifacts noted in this paper were found in the basal gravel (bearing *Lamprotula*) of the Reddish Clay in Heq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in 1979. The artifacts include five cores and five flakes and a single edge scraper (made of small flat pebble). The age may b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based on geomorph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al evidences.



上图：“×” 旧石器地点位置  
 “×” The posi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  
 下图：1—3 石核； 4—5 石片  
 Cores; Flakes